

周振甫·张中行 主编

古文名著 串讲评析



· 书信编

古文名著串讲评析

书信编

周振甫 张中行 主编

学苑出版社

本书撰稿人

书信编（篇末均具名）

赵仁珪 邓魁英 尚学锋 刘永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名著串讲评析·书信编/周振甫、张中行主编. —北京:学苑出版社, 1997. 4

ISBN 7-5077-0521-8

I. 古… II. ①周…②张… III. 文言文-阅读-通俗读物 IV. H194.1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214 千字

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9.90 元

引 言

这部《古文名著串讲评析》，想对读者学习古文，有新的启发。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在《家书六》里说：“犹记二十岁时，购得吴注《庾开府（信）集》，有‘春水望桃花’句。吴注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‘三月桃花水下。’祖父（学诚父）抹去其注，而评于下曰：‘望桃花于春水之中，神思何其绵邈。’吾彼时便觉有会。回视吴注，意味索然矣。自后观书，遂能别出意见，不为训诂牢笼。”学诚在读书时，他父亲教他读书不要拘泥于典故出处，要体会作者的情思，对他作出具体指导。他接受这个指导，从此观书，能体会作者情思，大有进境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篇里说：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；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，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，覩文辄见其心。岂成篇之足深，患识照之自浅耳。”在这里指出作者在情思起来时写成文辞，读者应该从文辞中体会作者的情思。但作者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的，因此作者的情思有时就含蕴在形象之中，假定粗略读过，不去体会作者的情思，只看到“春水望桃花”，所得当浅。一定要看出作者当时写这句话的情思，指出他“望桃花于春水之中，神思何其绵邈”，这样才能体会作者的情思，读得更为深入。这种体会，刘勰又指出“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”。不能停留在一二句话上，要从文章中去探讨它的源头，才可以体会得更深入。

我们编这部书，就想和读者一起，从古文中体会作者的情思，加深了解。这部书，包括论说、史传、杂文、书信四种体裁，我们除了选传诵的名篇外，还选了一些一般选本不选的名篇。就论文说，作者的思想是在论文中指出的，但作者的感情不一定在论

文中表达出来。就传记说，对传主的生平行事是有所记叙的，但作者的情思不一定在对传主的叙述中指出。就杂文说，比方赋，赋是“体物而浏亮”，即描写物象，或叙述事物，作者的情思，往往含蕴在物象和事物中，不加指明。就书信说，书信中不论议论或叙事、抒情，作者对收信人的特殊感情，不一定在信中点出，也有待于“观文者披文以入情”。因此这部选本，跟一般的注释本不同，这部书中也有注释，帮助读者阅读原文。此外还有串讲，把一篇文章分为若干段，指出每段的大意所在。还加评析，指出作者的情思，指出作者没有点明的情思。串讲主要是对每一段讲的，评析主要是对全篇讲的。鲁迅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（七）》说：“……我总以为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要不然，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。”本书的串讲评析，就想顾及全篇及这篇所处的社会状态的。

这里试举一例来说，如杂文中选鲍照《芜城赋》，萧统《文选》把它列在“游览”里，从游览的角度来看这篇赋，显然不易看出这篇赋的作者的情思了。再看李善注：“集云：‘登广陵故城。’《汉书》曰：‘广陵国，高帝十一年属吴，景帝更名江都，武帝更名广陵。江都易王非、广陵厉王胥皆都焉。’”这样注，对于作者写这篇赋时候的广陵城所处的社会状态没有提到，我们很难从这个注里了解作者的情思。这篇赋里说：“出入三代，五百余载，竟瓜剖而豆分。”李善注：“王逸《广陵郡图经》曰：‘郡城，吴王濞所筑，然自汉迄于晋末，故云出入三代五百余载也。’”看了这个注，所谓三代，当指汉魏晋，但作者鲍照是晋后的刘宋时人，他写《芜城赋》有什么感慨，从这个注里还看不出来，所以看了这个注，还不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。本书用钱仲联《鲍参军集注》据云宋武帝大明三年四月竟陵王诞据广陵反。七月，沈庆之讨平之，杀三千余口。这才说明“出入三代”，指汉晋宋。“瓜剖而豆分”，指汉代吴王濞据广陵反，为汉所灭。宋代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为

沈庆之所灭，广陵城屡遭毁灭。所以赋里说：“天道如何，吞恨者多。”指吴王濞、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叛，违反天道，都遭破灭。作者对芜城而哀悼两王的反叛以取灭亡，这才触及到作者的情思。这部书的串讲评析，就想通过串讲评析来探索作者的情思，也像鲁迅说的，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，来提高我们阅读古文的能力，做到像章学诚那样，“自后观书，遂能别出意见”了。

周振甫

目 录

先 秦

- 致范宣子书 子 产(1)
谏逐客书 李 斯(3)

汉 代

- 报任安书 司马迁(8)
戒兄子严、敦书 马 援(20)
与妻徐淑书 秦 嘉(22)
答夫秦嘉书 徐 淑(24)

魏晋六朝

- 出师表 诸葛亮(26)
与杨德祖书 曹 植(30)
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 康(36)
杂帖四则 王羲之(47)
登大雷岸与妹书 鲍 照(49)
与陈伯之书 丘 迟(55)
与宋元思书 吴 均(62)

唐 代

- 谏太宗十思疏 魏 征(64)
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(67)
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 维(73)
与韩荆州书 李 白(76)
答陈商书 韩 愈(83)
答李翊书 韩 愈(86)
论佛骨表 韩 愈(91)
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(96)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(102)

与元微之书 白居易(110)

宋 代

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(115)

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(123)

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苏 洵(127)

与马运判书 王安石(135)

答秦太虚书 苏 轼(138)

答谢民师书 苏 轼(144)

短简四篇 苏 轼(149)

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 辙(152)

短简三篇 黄庭坚(156)

戊午上高宗封事 胡 铨(161)

却聘书 榭枋得(168)

元 代

答何友道书 吴 澄(172)

与介石书 倪 瓒(174)

明 代

答毛宪副书 王守仁(176)

与二弟正之 唐顺之(179)

复王七峰琼山知县 海 瑞(181)

寄子书 任 某(182)

报刘一丈书 宗 臣(184)

出京辞同年 支大纶(187)

与李九我宗伯 汤显祖(189)

勉儿侄 祝世禄(190)

与丘长孺 袁宏道(191)

与聂化南 袁宏道(193)

答梅客生 袁宏道(194)

将赴浙狱遗友人书 魏学洢(196)

复友人 李陈玉(199)

问余希之足疾 曾异撰(200)

与外	叶 观(201)
让马瑶草	王思任(202)
答赵廷臣书	张煌言(205)
狱中上母书	夏完淳(207)

清 代

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	侯方域(212)
岁首与友人书	李 雯(216)
与叶劄庵书	顾炎武(218)
与人	魏象枢(220)
答黄九烟	尤 侗(221)
与贾徙南	周文炜(223)
淮安舟中寄舍弟墨	郑 燮(224)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	郑 燮(225)
为学一首示子侄	彭端淑(229)
复郑夫人书	林则徐(231)
谕纪泽	曾国藩(233)
与亡室姚夫人	俞 樾(235)

近 代

驳康有为论革命书(节选)	章炳麟(237)
与妻书	林觉民(242)

致范宣子书^①

子 产^②

子为晋国^③，四邻诸侯不闻令德^④，而闻重币^⑤，侨也惑之^⑥。侨闻君子长国家者^⑦，非无贿之患，而无令名之难^⑧。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^⑨。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^⑩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^⑪；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，何没没也^⑫？将焉用贿？

【注释】 ①选自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594）。范宣子：即士句，春秋时晋国大夫，当时在晋国执政。晋为霸主，对诸侯诛求不已，诸侯朝见晋国时要被迫交纳很多贡品，郑国深以为苦。这一年，晋大夫子西陪同郑简公去晋国朝见，子产托他给范宣子带去此信，劝范宣子减轻贡品。书至，范宣子接受了劝告。 ②子产：名公孙侨，郑国上卿。自鲁襄公三十年（前543）起，在郑国执政，在国内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措施，对外能够顶住大国压力，维护郑国利益，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。 ③子：你，指范宣子。 为：治理。 ④令德：美德。 ⑤币：财礼，贡品。 ⑥惑之：对此感到困惑。 ⑦长国家：做国家之长，领导国家。 ⑧“非无贿”二句：贿：财物。 患：担心，忧虑。 令名：美名。 难：与“患”互文见义，担心。这两句是说，不担心缺少财物，而担心没有美名。 ⑨公室：指国君。 贰：指人心离散，分裂。这两句是说，诸侯的财物聚集在国君那里，国内就人心离散。 ⑩吾子：对对方的称呼。 赖：杜注：“恃用之。”即据为己有。这两句是说，如果您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，晋国就会内部离散。

⑪坏：受损害。 ⑫没没：昧昧，不明白。

【串讲】 以上第一段，批评范宣子向诸侯加重贡赋而不施德，并指出这样做对诸侯、晋国及他本人都有害。

夫令名，德之輿也；德，国家之基也^①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^②！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^③。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^④”，有令德也夫^⑤！“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^⑥”，有令名也夫！恕思以明德，则令名载而行之，是以远至迓安^⑦。毋宁使人谓子，“子实生我”，而谓“子浚我以生”乎^⑧？象有齿以焚其身，贿也^⑨。

【注释】 ①輿：车。 基：根基。这四句是说，美名是装载德行的车子；德行是国家的根基。 ②无：同“不”。 是：此，指德。这两句是说，有了根基就不会被毁坏，（难道）不应当致力于此吗？ ③久：指统治长久。

④“乐只”二句：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。只，语助词。这两句是说：“快乐啊君子，你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。” ⑤有令德也夫：这就是有美德啊。 ⑥“上帝”二句：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。临，凭高下视。这两句是说：“天帝在上面看着你，你不要三心二意。” ⑦恕：宽容体谅。

迓：近。这三句是说，用宽容体谅之心去彰明德行，美名就载着它传扬开来，因此，远方诸侯就来朝见，邻近的国家也感到安心。 ⑧毋宁：宁肯。

生：活，养育。 浚：煎，榨取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。”韦昭注：“浚，煎也。”这三句是说，你宁肯让别人说：“实在是你养育了我们”，还是让人说：“你榨取我们以养活自己”呢？ ⑨焚：通“愤”（fèn 奋）。孔疏引服虔注：“‘焚’读曰‘愤’。愤，僵也。为生齿牙，僵仆其身。”这两句是说，象有牙而毁灭自身，是由于它的牙是宝贵财产。

【串讲】 以上第二段，反复说明德的重要性，又用象作比喻，说明财货往往给自身带来祸患。

【评析】 这封书信具有外交辞令的性质。晋国凭借霸主地位向诸侯索求贡赋，子产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批评。信中表达了对大国压迫的不满，从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诸侯间的矛盾和斗争。信中提出的德重于财的观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，对后人也颇具教益。

这封信写得观点鲜明，说理透辟。作者一开始就对对方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：“子为晋国，四邻诸侯不闻令德，而闻重币，侨也惑之。”接着便围绕“令德”与“重币”展开议论。他先指出

聚敛财物对国家和个人的严重危害，但又无危言耸听之感；然后又从正面阐述德为国家之基的道理，说明治国和处理国家关系的正确做法。结尾又举出这两种行为的不同后果，以供对方选择。这样，通过正反两面的分析比较，充分显示了重币之非，产生了发人深省的效果。

为了增强说服力，信中又引用《诗经》，做为历史的经验和先贤的训诫，这是很有权威性的。结尾还以象作比喻，使道理深入浅出，更容易为人接受。

文中运用了一些递进、顶针的修辞手法，如“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。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；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。”意思层层深入，语气连贯而下，造成了一定的气势。信中还有不少感叹和反问句，读起来语气强烈，显得有感情，有力量。

（尚学锋）

谏逐客书^①

李 斯^②
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昔缪公求士^③，西取由余于戎^④，东得百里奚于宛^⑤，迎蹇叔于宋^⑥，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^⑦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缪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^⑧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^⑨，诸侯亲服；获楚魏之师^⑩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^⑪，拔三川之地^⑫，西并巴、蜀^⑬，北收上郡^⑭，南取汉中^⑮，包九夷^⑯，制鄢郢^⑰，东据成皋之险^⑱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国之从^⑲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^⑳，废穰侯^㉑，逐华阳^㉒，强公室，杜私门^㉓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

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^⑭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
【注释】 ①选自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。这是秦王政（即后来的秦始皇）十年（前237）李斯给秦王的上书。在此之前，韩国水工郑国来秦，劝秦国大兴水利，以耗秦国国力，使其不能攻韩。事被发觉，秦宗室大臣劝秦王下令逐客。时李斯在秦为客卿，也在被逐之列，于是上此书。书上之后，秦王取消了逐客令，李斯也恢复了官职。 ②李斯（？——前208）：战国时楚国上蔡（今河南省上蔡县）人，早年做过小吏，与韩非同受学于荀卿。后入秦，为秦相吕不韦舍人，又说秦王政，拜为客卿。历任长史、廷尉、丞相等职。他曾劝秦王“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”。秦朝建立后，又力主废分封、设郡县、书同文、车同轨，并建议焚书坑儒。秦始皇死后，他受赵高等胁迫，参与谋害太子扶苏，立胡亥为帝。后终被赵高谗害，腰斩于市，夷灭三族。除《谏逐客书》外，还作有《论督责》、《狱中上书》及为秦朝颂德的刻石碑文。

③秦缪公：即秦穆公。春秋时“五霸”之一。缪：同“穆”。 ④由余：春秋时晋国人，后亡命西戎。他出使秦国时，秦穆公用离间计，使他留在秦国。后来他为秦王设计，征服了西戎。 ⑤百里奚：春秋时虞国（在今山西省平陆县）人。晋灭虞，他被晋人作为陪嫁送给秦国，途中逃到楚国宛地，被楚人俘获为奴。秦穆公听说他贤能，用五张关羊皮把他赎回，任为大夫。 ⑥蹇叔：百里奚之友，本为岐（在今陕西省岐山县）人，时居于宋。因百里奚推荐，秦穆公以厚礼聘他为上大夫。 ⑦来：招致。 丕豹：晋大夫丕郑之子。丕郑被杀，他逃至秦国，秦穆公任为大将。 公孙支：据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他本为岐人，曾游晋，后入秦，任为大夫。 ⑧孝公：即战国时秦国国君嬴渠梁（前361——前338）。 商鞅：战国时卫人，姓公孙，名鞅，又称卫鞅。初为卫相公孙痤家臣，后入秦，说秦孝公变法，使秦富强。因战功封于商（今陕西省商县），故称商鞅。秦孝公死，被杀。 ⑨乐用：乐于为国效力。 ⑩获楚魏之师：商鞅曾率秦军伐楚，获胜。又带兵攻魏，俘获魏公子卬（áng 昂），使魏割河西之地予秦。 ⑪惠王：秦孝公之子，初称文惠君，后改称惠王，秦国君自此称王。 张仪：战国时魏人。早年曾游说楚，后入秦，惠王任以为相，为秦推行“连横”之计，游说诸侯事奉秦国。 ⑫三川之地：指今河南省洛阳一带。黄河、洛水、伊水

三条河流经过这里。秦惠王时，张仪建议夺取三川之地，当时并未实现。秦武王时，秦取三川之地，设三川郡。 ⑬巴、蜀：春秋战国时的两个小国。巴在今四川省巴县一带，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一带。秦惠文王二十二年（前316），秦灭蜀。 ⑭上郡：战国时魏郡，在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。秦惠文君十年（前328），魏向秦献上郡十五县求和。 ⑮汉中：战国时楚地，在今陕西省南部和湖北省北部，秦惠文王二十六年（前312），秦攻取汉中，设汉中郡。 ⑯包：吞并。 九夷：这里指当时楚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。 ⑰制：控制。 鄢、郢：楚地。鄢在今湖北省宜城县，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。 ⑱成皋：即今河南省荥阳县虎牢关，是险要之地，当时属周。 ⑲六国之从：指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合纵抗秦的联盟。从：通“纵”。 ⑳昭王：即秦昭襄王嬴则。 范雎（jū 居）：战国时魏人，入秦，时穰侯与华阳君专权，他为昭王进策，罢免穰侯，驱逐华阳君，被任为相，封应侯。又为秦定“远交近攻”之策，削弱了诸侯。 ㉑穰（ráng 瓤）侯：即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魏冉，封于穰，昭王时为相国。 ㉒华阳：即华阳君芈（mǐ 米）戎，宣太后同母弟，封于华阳。 ㉓杜私门：抑制豪门贵族的势力。 ㉔向使：假使。 却：拒绝。 内：通“纳”。

【串讲】 以上第一段，开门见山，先指出逐客是错误的，然后便列举秦国的历史，说明秦之所以富强，得力于客的帮助，“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”后又从反面指出，如果秦穆公等人也像现在这样逐客，那么，秦国就不可能强盛起来。从而说明了客的重要作用，以见逐客之非。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^①，有随、和之宝^②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^③，乘纤离之马^④，建翠凤之旗^⑤，树灵鼉之鼓^⑥。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悦之^⑦，何也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，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，犀象之器不为玩好，郑卫之女不充后宫^⑧，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^⑨，江南金锡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^⑩。所以饰后宫、充下陈、娱心意、说耳目者^⑪，必出于秦然后可，则是宛珠之簪，傅玑之珥、阿缟之衣、锦绣之饰不进于前^⑫；而随俗雅化、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^⑬。夫击瓮叩缶、弹箏搏髀^⑭，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；郑卫桑间、韶虞、武象者^⑮，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，退弹箏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

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^⑩。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、乐、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，制诸侯之术也。

【注释】 ①致：得到。 昆山：即昆仑山，古时传说这里产玉。

②随、和之宝：指随侯之珠、和氏之璧。相传随侯救过一条大蛇，后来大蛇衔来一颗宝珠致谢，世称为随侯之珠。（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注）又，楚人卞和在荆山下得一玉璞，献给厉王，玉工鉴定为石，厉王怒，砍去卞和一足。武王即位，卞和再献其璞，玉工仍指为石，卞和又被砍去一足。文王即位，卞和又献璞，终于从中剥出美玉，世称为和氏璧。（见《韩非子·和氏》）

③服：佩挂。 太阿：宝剑名，相传是春秋时吴国欧冶子、干将所铸。（见《越绝书·宝剑》）

④纤离：骏马名。 ⑤翠凤之旗：用翠鸟羽毛扎制成凤形装饰的旗子。 ⑥灵鼉（tuó 驼）：即扬子鳄，产于长江中下游，皮可蒙鼓。

⑦说：通“悦”。 ⑧郑卫之女：泛指美女。古代认为郑卫多美女。 ⑨馱馱（jué tí 决提）骏马名。 ⑩丹青：即丹砂和靛两种颜料。

⑪下陈：后列。指宫中侍奉皇帝的宫女行列。 ⑫宛珠之簪：簪上装饰着宛（在今河南省南阳市）地产的珠。 傅玑之珥：镶嵌着珠子的耳环。傅，附着。 阿缟：产于阿（ē 厖，今山东省东阿市）地的白色薄绸。

⑬随俗雅化：随顺时尚而又风度典雅。 佳冶：美好艳丽。 窈窕：美貌。

赵女：古时认为赵地多美女。 ⑭缶：一种陶制器皿，秦人作为打击乐器。 搏：拍。 髀：大腿。 ⑮郑、卫桑间：泛指郑卫一带的音乐。桑间，即“桑中”，《诗经·鄘风》中的一篇。 韶虞：相传为舜时的音乐。

武象：周朝的乐曲。 ⑯适观：适于观赏。

【串讲】 以上第二段，又以秦王的物质生活为例：秦王用来满足物质享乐的东西大都来自他国，如果一定要取材于国内，秦王就无法享用这些东西。在这方面，秦王的原则是“快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”；而对人材，却偏偏是“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”。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是重享乐，轻人材的表现，靠这种做法是不能一统天下，制服诸侯的。

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士勇^①。是以太山不让土壤^②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众庶，

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异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福：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^③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^④，却宾客以业诸侯^⑤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^⑥。

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；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
【注释】 ①兵：武器。 ②太山：即泰山。 让：辞让，推却。

③五帝：说法不一。一说，指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（见《易·系辞下》）。一说，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（见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）。一说，指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（见《帝王世纪》）。三王：指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。一说，指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。 ④黔首：秦对百姓的称呼。黔，黑色。 ⑤业诸侯：成就诸侯的功业。业，这里作动词用。

⑥藉：通“借”。 赍（jī 机）：赠给，资助。

【串讲】 以上第三段；直接阐明观点，总括全篇。先说明成就帝业的正确做法应是广泛吸引人材，壮大自己；后指出秦王的行为恰恰是削弱自己，帮助敌人，其结果是很危险的。不仅与前两段呼应，而且加重了分量，以引起重视。

【评析】 这是李斯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的一封奏书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诸侯并争，各国都在拼命壮大自己，削弱对方，以取得优势地位。在各国激烈竞争中，人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可谓“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”。秦国在此时逐客，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举动。这封奏书针对逐客一事，深入分析了人才的重要作用，说明广招人才与国家富强的关系。其道理浅而易见，但又十分深刻，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值得后人重视。

李斯虽在被逐之列，但文中却不谈自己的处境，更没有哀告乞怜之语。他抓住国家的安危兴亡这一秦王最关心的问题，层层分析逐客之弊，对秦王给予批评。作品立足点很高，观点鲜明，直言不讳，给人以慷慨陈词，高屋建瓴之感。同时，作者善于摆事

实，讲道理，他用凿凿有据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客的重要，又以秦王的切身生活为例，进行诱导启发。文中反复运用对比手法，既用秦王自身行为做对比，批评他重享乐，轻人才；又把逐客与广招人才的正确做法相比，以见其谬，鞭辟入理，深中肯綮，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。

作者运用铺陈排比的手法，淋漓尽致地展开议论，文章辞采繁复，理充气畅，带有强烈的感染力。

李斯之所以如此无所顾忌地纵横议论，是由当时诸侯并争的客观条件和士的重要地位决定的。因此，这篇作品不仅表现了作者的深刻见识，而且表现了战国之士充满自信，恢阔开朗的精神面貌。

（尚学锋）

报任安书^①

司马迁^②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^③，少卿足下：曩者辱赐书^④，教以顺于接物^⑤，推贤进士为务^⑥。意气勤勤恳恳，若望仆不相师，而用流俗人言，仆非敢如此也^⑦。仆虽罢弩^⑧，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^⑨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^⑩，动而见尤^⑪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。谚曰：“谁为为之！孰令听之^⑫！”盖钟子期死，伯牙终身不复鼓琴^⑬。何则？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容^⑭。若仆大质已亏缺矣^⑮，虽才怀随、和^⑯，行若由、夷^⑰，终不可以为荣，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^⑱。书辞宜答，会东从上来^⑲，又迫贱事^⑳，相见日浅^㉑，卒卒无须臾之闲^㉒，得竭志意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^㉓，仆又薄从上雍^㉔，恐卒然不可为讳^㉕，是仆终不得以舒愤懑以晓左右^㉖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。请略陈固陋^㉗，